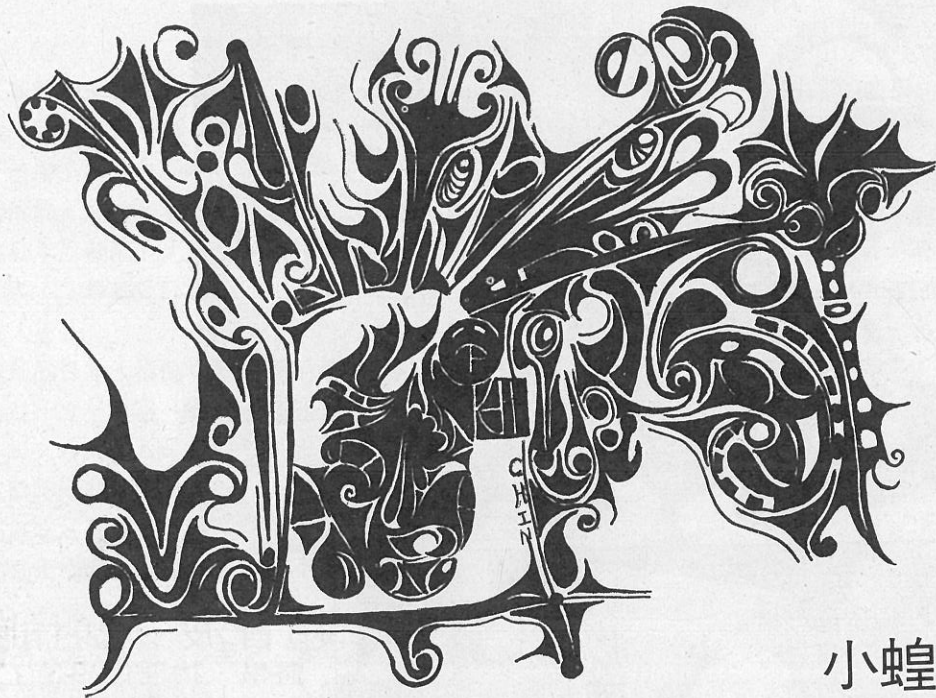


# 痙攣的愛



## 小蝗

他們是屬於另一種愛的種族，一種被放逐的愛的種族

### 【響尾蛇】

六月艷陽煨著台中盆地。

燠熱的中午，夏蟬嘈嘈聲自木麻黃樹梢墮下。

苗羅穿條短褲閉著眼睛躺在床上，怎麼也無法睡著午覺，他翻個身，弓著身子睜開眼斜標了鄰床的周舜天，一綵綵捲曲黑髮覆蓋在肩額上，閉閉的雙眼夾皺著二條印堂溝，中間擎起俏挺的鼻樑，潤紅的雙頰抹了丹朱似地暈浮，白汗衫前胸印染的猩紅蝙蝠隨著喘息節奏而上下起伏。苗羅翻身臥著把臉深埋在枕頭裡，耳際響起周舜天昨夜驍勇的語句：「我們是屬於另一種愛的種族——。」

我們是屬於另一種愛的種族！一

—————我們是屬於另一種愛的種族……………我們……………

一煞時像雷吼衝擊著耳膜，而後渺渺茫茫恍若空谷隱隱傳來的回音，忽近忽遠忽遠忽近忽遠。苗羅把臉埋得更深，眼珠緊壓著枕頭，火星在眼前竄跳……………跳竄。

「這也算是愛？二個大男生在扮演……………。愛，應該是男女交相互放火花引逗起的暈眩，就像唐穎旋射出的磁力緊搭住自己的眼臉……唐穎是美得讓人痛苦。」苗羅又側翻了一下身子。

她是燦閃的金光，一出現就挺刺扎人眼。細挑的身材，玲瓏玉般的皮膚，一口齊瑯瑯晶白的貝齒，二道籠

煙眉罩著的一雙黑眼珠總是鳩伶伶地璀璨著水光，烏亮的長髮一巡捧在膀子上。新生訓練望見她時，心卜地一下狂跳，像灼脹了似地不再動，喉間是火辣辣地，像塞了一大把番椒，如同遇著了洗脫塵俗的聖潔女神。

「呸！」苗羅狠命地啐了一口，像是吞了一隻綠頭大蒼蠅，吐不掉滿嘴的齷齪。

早聽說過他們晚上常到學校幽會，沒想到真的給自己撞上一——苗羅又翻過身去，雙手緊扣住床樑，手上的青筋浮冒起來，像一團糾結的蚯蚓往外展延。

……………曾福仁挑開唐穎碎花紅洋裝的頸背拉鍊，一隻手緊摟著腰身，另一隻手像獵狗似地在背部逡巡，然

後慢慢地往下移——

唐穎從冰水裡撈起來似的，抖索索地顛顛，二隻龜花蛇樣的手臂緊緊地纏住他的脖子，整個腰身左擺右拐地扭動，一頭長髮跟著拽搖。

銀白的月光傾瀉在實驗大樓，陰暗角落裡二條交頸纏鬥的響尾蛇互相撕扯著……撕扯著……撕扯……撕……

咚——咚咚——— 噫—— 噫噫

咚——咚咚——— 噫—— 噫噫

苗羅拊著胸口，心臟猛烈地鼓脹，撞擊著胸膛。門牙扣住下唇來回振磨著，口水滲著血，一滴一滴滲出，延著下頰，往頸部流淌。

「苗羅！苗羅！你怎麼啦？」周舜天抓著苗羅臂膀猛搖。

苗羅翻身爬起，殷紅的血水沾染了枕頭套，周舜天愕愕地望著苗羅，一條血漬自唇角蜿蜒而下鎖骨上窩，二人怔怔地相對著。

苗羅用手掌抹去嘴上的血痕：「小周，你剛醒？」

「我聽到你的呻吟聲才醒過來，你怎麼了？」

「……」苗羅搖搖頭，一隻手揪著散亂的夢髮。

「是不是在想唐穎？」周舜天邊問邊疊毯子，「你就歇歇吧，女人是不值得我們去愛的，一具拉撒的軀殼，魑魅的心魂，就能交換我們的感情，那未免低貶了男人的慾情。沒有女人，我們仍可過活，追求另一個完美，選擇作為另一種愛的種族。」

苗羅痴痴地呆想著，眼睛眨也不眨地望著牆壁上周舜天那幅畫。畫中斜躺著的裸體女郎咧著森牙，嘴角勾出一抹倒錯自殘的癡笑，一隻手握著解剖刀，一隻手捏壓著大腿，下體浮浪著一刀刀的剝傷，瘀紫腫脹的陰阜

像熟透了的桑椹可擠出漿汁似的。兩腿間夾坐著一隻黑貓，倒豎著毛髮，一對寒冽冽的瞳仁凝望著前方。爛紫色的背景浸染著一股陰恐淫怖的氣氛。苗羅倒抽了一口冷嚟，別過頭，望著窗外木麻黃樹上跳落的白頭翁。

「苗羅，不早了，該準備上醫院當 clerk。」周舜天拉開衣櫥拉鍊。

苗羅慵懶懶地撐起身，昏脹的頭跌垂著。

女人是……女人是張著情慾翅膀在夜空中飛巡的蝙蝠。……男人是舉著情慾火炬在大街遊行的瘋狗……

## II 蝙蝠

婦產科門診病房裡，主治醫師正在檢查一位病人，苗羅和另二位 clerk 緊挨著主治醫師，病人採截石術姿勢仰臥在檢查台上，臀部位於檢查台邊緣，二腳置於燈台上，二膝彎曲自然分開。

「這是 Condylomata lata」主治醫師下了診斷。

一個個卵圓形隆起的梅毒瘡流瀾散在女陰、大腿內側和會陰部，宛如荷塘暴起一朵朵枯褐蓮蓬。苗羅迴旋眸子流轉而開，背脊一股陰冷墮了下來，不自禁地打了個寒顫，卻抖不掉髒惡醜陋的形象，胃振起搖滾，卻吐不出腥穢垢穢。突地一陣緊似一陣的錐痛自頭頂部挑起，眼前的檢查台、病人、主治醫師傾蕩了起來，左搖右擺像裝在搖籃似的浮飄，苗羅繃了繃眉，頭背倚著牆，眼皮嗒嗒地拉下來。腦簾似扯下的布幔，跳出圓旋浮動的走馬燈……

病理解剖台上仰臥著一具裸屍的女屍，臃腫的身軀看似皮下脂肪肥厚……眼緊閉著，厚黑的嘴唇顯得很搶眼；乳球撐脹，乳暈依稀可辨，膨脹的肚皮還黏貼著一塊紗布……耻骨駝負著維納斯丘，上面熨貼著稀疏的陰毛……

……兩腿浮腫腳底皸白，趾甲還閃亮著豆蔻，燦爛著一抹最後的夕陽……

……「少年仔！要不要我幫你脫……，哈哈！」床上精光的妓女放蕩地浪笑，一邊嗑著瓜子……

「菜鳥仔，快點啊！」……

肥膩的頸項環肉跳抖著，弛鬆垂落的腹肌軟搖得像踩扁的蜥蜴肚，狐臭汗味夾雜著耐斯洗髮精香衝著鼻孔薰蒸……扭動搖拽交纏撕扯揪掐壓按……

……櫻花 地爆出蓓蕾綻放了一季 韭黃荔紅……揪扭沈埋仰吐撒擲……

……琉璃潑撒了一池晶珠……

虛脫得像遺漏狗臥伏著殘喘……冷不防一脚踢了過來正中肋腋……

「唉唷！」苗羅驚叫一聲，睜開眼接觸到好幾雙訝異的眼瞳，發覺自己倚在婦產科門診病房的牆壁，熟悉的頭 刺痛又一挑一挑地抖起。

苗羅扶著牆拉開門踉踉跄跄衝出來跌坐在長板凳上，從襪子裡摸出一條扁綳的長壽煙，點上火抽了起來，煙霧浮換嫋嫋，煙圈重重散散迴迴……

……「誰會喜歡聽你講那些鬼話！」唐穎啾囁著：「開口不是客死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便是自沈於湖的老舍和他的駱駝祥子，被斬於宣門菜市口的譚嗣同、慘死平交道的詩人楊喚，每次都講得神經兮兮地鎖眉搖頭，也不管人家喜不喜歡聽。」

……

醫院長廊透入傍晚落日餘暉，苗羅雙手托住下巴，倚著身子坐在長檯上，橘紅夕陽殘光映射在白色醫師服，耀發著慘橙死黃，手指夾捏著的殷紅煙蒂兀自殘喘著。

苗羅直起身子，摔掉手上的煙蒂，脫掉醫師制服，走出醫院。

前面綻開三朵車形彩傘，三條婀娜的身影，各自抱著燙金的釘裝洋文書，很高貴地走著。



……女人是……蝙蝠……  
……

「軋——軋——軋。」  
一輛計程車在前頭五步遠地方利  
住。

車裡探出一個頭，滿嘴猩紅嚼著  
檳榔，惡聲惡氣地咒道：「幹你娘！  
你想找死？」

苗羅頭抬也不抬地橫過街。  
……女人是……蝙蝠……  
……張著情慾翅膀在夜空中飛  
巡……

### III 黑貓

「喵——喔——，喵————喔」  
「喵——喵——，喵喵——喔」  
牆頭一隻黑雌貓昂著頭叫春，  
縱洩著機械的性慾本能。

——劈————拍————  
一隻土黑蝙蝠自牙簷飛出拍掠過  
木麻黃樹梢。

月亮橫過了中天，青蛙大叫小嚷  
地噪聒。

陰慘慘的月光斜鏢了進來，像水  
銀般地潑了一床亮白。

周舜天則伏著，纖長的指節輕撫  
著苗羅，自頸部向下往胸腹蠕爬。

苗羅躺在床上凝望著天花板上雨  
水浸漬成的漣圈。一圈一圈又一圈散  
擴……擴散成一圈圈一圈圈；一  
圈圈匯成一圈圈交疊著一圈圈。一  
圈，一圈，一圈……

苗羅，手疲軟地勾住周舜天，一  
股腥騷的體味撲進鼻腔，苗羅吸了又  
吐，吐了又吸。突地瘋狂似地吸吻著  
那綵綉卷曲的黑髮……

陰慘慘的月光移了位斜鏢了進來  
，依舊像水銀般地潑了一床亮白。

幾隻蝙蝠在夜空中交掠飛巡。  
吱吱——吱吱————吱——  
肆意地聒叫，無忌地聾侮。

苗羅交抱著頭，恍恍惚惚地往無  
底泥沼深陷。一種羽化的濃濁罪孽感

自圓覺的知性底處昇騰往無明漫溯揭  
撕自己鞭笞自己凌遲自己。

——所有的情慾都是泡脹的豔  
花，肥漬的瓣葉虛掩不住褪了色的慘  
白。

——這是一種畸怪的雛形，一  
種被放逐的愛啊！

——裂傷發炎的愛是永遠無法  
縫合再生的……

——唉！嗯——————  
「苗羅！苗羅！」周舜天推了推  
苗羅厚實的臂膀。

「嗯！」苗羅睜開眼。

「你怎麼了？」

苗羅搖搖頭，「沒什麼，只是頭  
有點刺痛，脖子有點僵……小  
周，你知不知道最近秦燕玲好像盯上  
了洪進財。」

「嗯！」周舜天漫不經心地應著。  
「當初不是秦燕玲主動來追你嗎  
，後來是怎麼散的？」

周舜天皺鎖起眉頭，咬咬唇。「  
也許，因為我追求的是一個不食人間  
煙火的完美形象。」

苗羅一下陷入混沌的泥沼，眼前  
幌搖著虛飄。

——唉！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  
完美形象。

寂裡不斷地響起周舜天泊泊湧  
出的嘖語，「有一次我陪她去看電影  
，散場後走出戲院門口，她的白衣榴  
花裙染了一灘溼紅卻毫無知覺，我雖  
知那是經血，是女人的正常生理，卻  
忍不住一傷嫌惡，那股嫌惡就慢慢地  
在我心房著床，搖墮不下，撕扯不去  
……有一晚我載她到省議會，在草  
坪上擁吻了她，後來她說要到『只能  
一個人去的地方』，然後走到附近花  
叢小解，只聽到淅淅沙沙響，一煞時  
所有的美感都在淅沙聲中溼蝕了，心  
中完美的形象也隨之瓦解了……我  
一直感到自己似乎與別人不同，我懷

疑造成自己這種心理的背景，我忙著  
剖析自己，但總是在原地打轉。我想  
衝出這個樊籠，甩掉這個心理包袱，  
卻發覺愈來愈沉重……愈沉重……  
和她在一起永遠無法享受心靈撞擊迸  
出火花的雀躍，我們來自相異的家庭  
，有著不同的思想模式……她嬌  
軟得可怕，好像天塌下來我可蔭護著  
一切，但我是那麼怯懦，仍得強裝起  
男人的氣概，你知道那是很痛苦的。  
」

苗羅緩緩地嘆了一口氣，那個有  
雙大眼睛繫著馬尾辮活潑得像泥鰍的  
秦燕玲怎麼也無法和周舜天描述的樣子  
牽扯在一起，女人到底是什麼樣的  
動物呢？蝙蝠？響尾蛇？泥鰍？

頭 部又挑起錐刺般的抽痛，熱  
脹得難受，頭頸像僵硬的木頭扭也扭  
不過來，上額緊扣住下額，上牙磨著  
下牙格格地擦響，苗羅歪著頭枕著被  
痛苦地抓爬搔握……

「小學時，在學校裡受人欺侮，  
回家後儘可在媽懷裡哭訴，或者我姐  
姐安慰幾聲就好了……上了中學  
就不同了。」周舜天仍然閉著眼喃喃  
地嘖語，語調漸漸地瘡痍。「有一次  
上體育課，體育老師要我們爬竿，看  
到竿子那麼高，我的手脚早就酥軟了  
……輪到我時，不管手怎麼抓，腳  
怎麼蹬也爬不上去，同學們在旁邊大  
聲的喊加油，我抖肺搜肝地出力，累  
得連連喘氣，仍然爬不上去……體  
育老師罵我是女生，你……不知我……  
那時有多窩囊……」說著說著，周  
舜天抽抽嗒嗒地哭了起來，肩膀一聳  
一聳地顫動，許久才止住了啜泣。「  
有幾個高頭大馬的女生老是要捉弄我  
，叫我小妹，上廁所故意要我陪她們  
去，我不去，她們就擠眉弄眼怪腔怪  
調地嘻笑作一團，有一次被她們纏得  
沒辦法，只得跟在她們後面走，在廁  
所前遇著了訓育組長，她們卻反咬我

一口向訓育組長告狀，說我不要臉纏著女生上廁所，結果我被叫到訓導處挨了一頓臭罵，還記了一支警告，沒多久全校同學都知道了，總是在背後指指點點，我只好轉學……」周舜天斷斷續續地喃喃，「在家裡，什麼事我都幫不上忙，有一次……我爸爸叫我到四樓換裝電視天線……我……不敢上去……他就罵我沒男鳥……我……是沒……男鳥……剛認識時，秦燕玲要我陪她上街……我也得猶豫半天……每次看到同學意氣昂揚地挽著女友散步，煥發著自信……心裡頭真是羨慕極了……我真是沒……」周舜天突然又哭了起來，眼淚鼻涕攪得滿臉滿嘴爛糊，抽抽嗒嗒地哭了一陣，昏昏沈沈地睡了過去。

遠遠地響起一聲公鷄喔啼，不知什麼時候青蛙已歇了息，四周靜得苦慘慘。

苗羅僵在床上，全身冒著冷汗，身體輕飄飄地浮浪，頭部鉛沈沈地下墮，吊燈夾著壁上的油畫規律地擺動引挑起眠床盪漾，搖晃震動，動震晃搖……晃搖……搖……

苗羅茫茫地下了床，穿起白色醫師制服，拉開抽屜找著了解剖刀，走向周舜天的床邊。

「喵——喔——，喵——喔」牆頭的黑貓嘶叫著，打破了黑夜的寧靜。苗羅全身爬滿了汗水。

「苗醫師，可以開始了」圓臉的麻醉師作了個手勢，一臉嚴肅。

「這是最新穎的開心手術，由留德醫師苗羅主持。」院長說完，指示記者拍攝照片。

一朵朵綻開的閃光自四處爆起，手術房內卻靜悄悄地，只聽見麻醉師捏壓氣袋的單調氣聲。苗苗羅掄起手術刀，自橫躺的身體胸部一刀劃下。

……………。

「唉唷！」一聲淒厲的慘叫聲自周舜天的口中噴出，他縱身躍起，拊著沾染血水的胸口衝出寢室，一路哀號滾下樓梯。

苗羅呆握著手術刀立在床邊，楞楞地望著牆上的女郎咧笑。

「喵喔！喵——喔。」

苗羅抖顫著身軀，上下額緊緊扣住，板硬硬的頸項僵住著，轟地一聲，直挺挺地仆在地上。

突地，窗外的大小青蛙又噪聒起來，世界又煩躁的挺進。

#### IV 廣東血線蟲

滿臉綉紋刻寫著人生辛酸的苗望天，神情呆滯地看著一旁的老妻哀號啼泣，主治醫師橫著臉淡淡的說：「我們查不出令郎的死因，實在抱歉，我想最好送病理室作解剖檢查。」

醫院長廊響起一聲聲低泣，苗望天終於壓抑不住哀情，望著昏厥的老妻，啜泣了起來。

……………。

病理教授握著解剖刀俐落地割裂肋軟骨，一刀緊搭著一刀，額頭不斷地濡出一滴滴汗珠，他使勁把切離的胸骨掀起，打開胸腔，露出癱瘓著的褐黑肺臟，詳細的檢視，切離而後秤重。

解剖刀又指向腹腔，褐紅的肝臟及黏附著的紫黑膽囊、空脹的胃囊，一個個被撈了起來。躺在解剖台上的苗羅，歪扭的臉訴說著入生的苦難，溼濡著血水的蔓髮正闡釋著他生前那一陣痙攣的愛。

教授將頭顱作冠狀切開，電鋸飛轉著，散溢出摩擦燒灼的焦味，助教不時地擠壓海綿，讓水滴在顱骨上。

撥開環切下來的上半顱骨，露出灰白的大腦，教授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出來置於盤子上檢視，並準備作切片檢查。

一束陽光斜標了進來，映射在教授光禿的前額，散發出神聖、莊嚴的學術光輝，輻射了整個窄陋的病理解剖室。一隻蜘蛛倒懸在細亮的絲上搖幌，牆角蟾蜍鼓碌碌地眨眨眼，散懶懶地向前跳二下，停了下來。

「這 brain 很有問題，待會兒多作幾張切片」教授一面縫合胸腹部切口，一面囑咐助教。

苗羅躺在解剖台上，他付出生命，獻出軀體，卻沒有交出痙攣，歪曲扭結的臉兀自僵笑著。

周舜天仰臥在醫院病床上，秦燕玲坐在一旁，桌上花瓶插著一束玫瑰，閃亮了一屋的殷紅艷黃。

「苗羅怎麼會殺你呢？」秦燕玲揉弄著手巾。

「我也不知道，只是覺得那幾天他動作表情和平常不一樣，我真不知道……」周舜天弓著身子，背對著秦燕玲懶懶地說。

苗望天佝僂著身子，一跛一跛地走進病房，紅腫的眼球，一條條深邃的皺紋，看上去更加蒼老。

秦燕玲站起來，拉了把椅子，說：「苗老先生，您請坐。」

苗望天搖搖頭，望著周舜天，「病理解剖結果已知道了，他們說在阿羅的腦中找到什麼廣……東血線蟲。」說完淚水又爬滿了整個臉。

「廣東血線蟲！」周舜天叫了出來，他猛然想起苗羅生前的頭痛、發燒和頸部僵硬，也憶起了苗羅喜歡吃的蝸牛肉。

周舜天別過頭去，不忍看見苗望天悽苦的臉龐。

隱約間，他彷彿聽見苗羅的哭泣，來自宋苑隋宮貫穿明庭清園，一條歷史的路徑，重覆串演著悲劇。

周舜天直坐起來，仰昂脖子，狂嘯一聲，他傲笑一著枚人生偶然的殘缺。